

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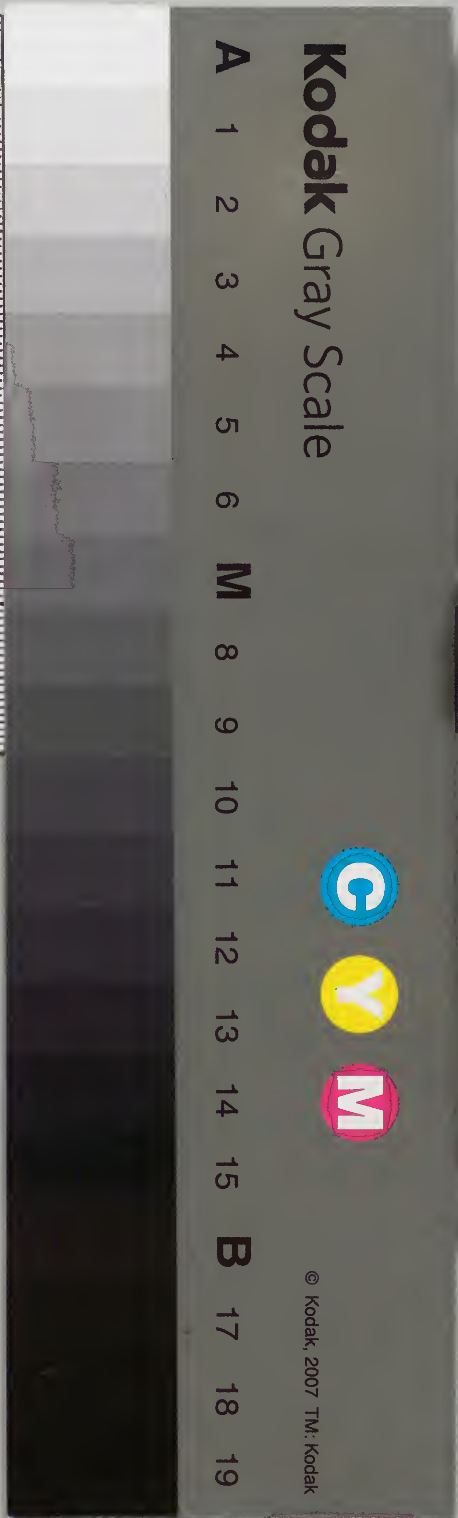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補正

七之九

漢書門			
九	六	二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二	書
四	六	門
函	九	
一	六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86
冊數		9(3)
函號		274 4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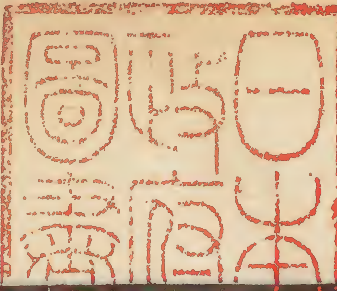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納蘭

成德

檀弓下二

為懿伯之忌不入集說劉氏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
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
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
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
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注言禮
椒為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
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
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為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



禮記補正卷七

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
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
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
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案左傳云
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
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
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
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有公利無私忌乃
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
闕之可也

竊案孔子言居兄弟之仇奉君命而使雖遇之不

闕叔父之親與昆弟等則魯使惠伯爲敬叔介固
有是理但敬叔殺懿伯事既不見書傳不如作忌
日解爲直捷也劉氏辨之當矣又曰未知然否何
耶

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爲榆沈故設撥三
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集說舊說以撥
爲紼未知是否天子之殯用輅車載柩而畫轅爲龍
棹幃者叢木爲棹形而覆幃其上前言加斧於棹上
是也諸侯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有幃而無棹也
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
也今三家廢輅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

集說補正卷七
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爲輶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輶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旣知輶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爲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今案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否闕之可也

竊案舊說以撥爲紼以榆沈爲水浸榆白皮汁以播地方氏又謂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陳氏皆疑之而未有定解當取陸氏吳氏說補之山陰陸氏云諸侯無棹設幬而已先儒謂亦累木爲棹特不

題湊非是榆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輶者也鄭氏謂撥爲紼非是臨川吳氏云榆木名蓋以爲輶車之輪轂者沈猶重也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動故殯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輶軸其轉動甚易旣不用輶則撥無所施徒爲虛器實無所用蓋僭竊君禮而不中事宜者也二說實相發明優於諸家矣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集說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蓋初試爲士未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使他國則稱寡君此

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又引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竊案二說中方氏為優集說初一條本之注疏削之可也然方氏又有所本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

而解曰有饋於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老泉蘇氏曰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人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賓焉而不臣之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王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

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爲君服案此數家之說方氏所本也勝注疏多矣

赴車不載橐鞬集說甲不入橐弓不入鞬示再用也竊案鄭注謂不載橐鞬兵不載示當報也故陳氏仍之臨川王氏駁之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己而不責人不載橐鞬如鄭義則禮亦悖矣愚謂當報不當報亦顧其用兵之義何如耳若有名之兵雖百戰以復君父之仇雪國家之恥亦無不可

也故魯莊忘仇春秋譏之若無名之師則敗而思復干戈相尋逞憤虐民君子所大惡再用且不可況亟戰乎秦伯之濟河焚舟春秋狄之梁惠王欲洒恥孟子第教之以施仁政故方氏謂義則動不義則止也集說但言示再用於義未然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集說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竊案此注疏舊說胡康侯傳春秋則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

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新宮將以安神主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又曰丹楹刻角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不然廟災而哭得禮為常事春秋則何以書案此則先人之室不為宗廟而新宮災三日哭亦不為合禮矣不惟與公穀鄭孔異亦與檀弓小有不同更詳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集說考公無解竊案鄭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顧寧人曰考公去春秋之世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帥救徐弗及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是也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集說疏曰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

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

竊案鄭注槩言服不分杖與衰孔疏以上兩服爲杖服下兩服爲衰服一字二解首尾銜決殊屬可疑雖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爲之服然烏知非周末之變禮與喪大記四制所聞各有不同乎似宜闕疑也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集說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莫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石梁王氏曰注疏本作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爲是

竊案鄭氏云臣弑君子弑父羣臣子孫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孔氏云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也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討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且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此集說所本也山陰陸氏則謂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同一官府之人亦

集說補正卷一
坐焉爾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吳氏則謂凡在官在宮謂被弑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當即時殺無得緩誅逸賊故曰無赦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爲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弑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賊之法不聞有此愚謂諸儒議論紛紜皆因凡在宮句似子亦可以殺弑祖之父於情理有礙耳若從疏中所云在宮諸本或爲在官則於文義順矣然朱子

注孟子好辨章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胡氏春秋傳云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罪者不越此矣此皆從在宮之說汪氏則曰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

晉獻文子成室集說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

竊案趙武諡文子經傳並無稱獻文子者故先儒

以獻爲賀初無異解自廬陵胡氏疑謂晉君賀其成室爲獻之非而以獻文爲趙武諡於是集說本之遂引貞惠文子爲證不知君之於臣亦可曰獻故周禮有獻玉儀禮有獻爵君未嘗不獻臣臣未嘗不受君之獻豈可疑此而并增益文子之諡乎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集說輪輪困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

竊案此輪即廣輪揜坎之輪從之深爲輪橫之深爲廣言輪足以該廣則此輪爲室之深廣也集說謂輪困高大者非是奐本亦作煥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只謂室之華麗亦不必言奐爛衆多也此

皆本鄭注而失之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集說京音原竊案鄭注以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孔疏鄭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九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愚謂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平曰原後人亦有擇山地而葬者如淮陰侯葬其母行營高敞地是也似不得謂京非葬處而必改其字以從韓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集說宋國雖以子罕

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爲是

竊案集說前條以微爲無後條以微爲弱而獨取前說愚以爲皆非也微當如注疏訓非言雖非晉人其誰以爲可伐而與之敵者乎孔子嘗云仁不可爲衆子罕蓋亦一事之仁歟詩微君之故何爲乎中露朱子亦訓微爲非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集說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劉氏曰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椹之滑膩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

竊案周之末世文繁而僞於是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卿大夫死倚其門而歌自以爲狂如曾蒧者要未有若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者也然夫子佯爲不聞未遽絕之者夫子與原壤爲故人

知其猖狂無禮久矣哀其母喪而助之沐椁吾盡
吾誠俾得終大事而已時方匆遽狂奴故態勿與
知可也若平日夷俟則有扣脛之責矣此見聖人
之處故人經權各得其宜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集說叔譽叔向也

竊案叔向字左傳國語俱無之鄭氏以叔譽爲叔
向者蓋據韓詩外傳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之
語而知之也集說當引韓詩爲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集說引疏曰

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
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爲舅著齊衰而首服
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
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
亦以爲然乃請於衍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
又荅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經無人相
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竊案鄭孔以子柳爲皮之子以衍爲皮之弟子柳
之叔以其妻爲子柳之妻以請總衰而環經爲子
柳請於衍以曰爲衍之言以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經爲子柳從衍之言而使其妻如此皆出於臆決

非有的然依據愚謂以兩其妻爲子柳之妻是矣其餘云云未可盡以爲信也應是衍告於子柳請柳之妻服時尚輕細之總衰環經而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於是子柳得衍之言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如此解經頗覺徑直無許多問荅之繁曲注疏之所以多其問荅者以衍爲子柳之叔尊請於卑於禮有違耳然考之注疏衍之爲皮弟本無確證安知非子柳之兄弟乎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集說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

乎綏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兄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臯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

竊案此說大旨若此而語氣似猶未肖蓋絲績必須匡乃蠶無之而蟹之匡似爲蠶設首冠必資綏乃范無之而蟬之綏似爲范設兄死必服衰乃成人不爲兄服畏子臯而後制服似子臯爲之衰衰無係於成人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范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集說子春曾子弟子矯爲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

矣此所以悔也

竊案子春下堂傷足以虧遺體爲憂至於數月不出其誠孝有過人者今乃謂以勉強過禮爲非實情因而自悔竊恐未然黃氏云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旣而告人曰吾悔之云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我哀痛之情歟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可謂得了春之意矣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

所以然集說無解未知孰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八

王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集說鄭氏曰
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
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
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
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
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
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
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

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
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竊案此節次於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
為並會之序且謂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
小國之士為下而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說甚
難通惟吳臨川移此節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而
取方陸胡三家之說者近是蓋其上之上指上士
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二分其數則為五
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為八十一人也今列三說於
後嚴陵方氏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
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

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
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則
合焉而八十一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
各與上為三分也山陰陸氏曰後言上士二十七
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言之如此三分讀如
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合八十一人
廬陵胡氏曰前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諸侯
之國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鄭以大國士為上
士次國士為中士小國士為下士誤矣○又案下
文上士二十七人節集說取馮氏說云士亦有上
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

集說補正卷八
上中下之異既已得之而此又取鄭氏上國之士
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云云不免自
矛盾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集說共官
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天
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
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
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
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
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
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

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注疏然百里之稅似不足供
百官之求而千里共御則疑其過厚是以諸儒之
說多有不同馬氏謂官所用輕故以近地所出給
之天子所用重故以遠地所出給之山陰陸氏謂
百里之內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內以
爲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粗
者多是皆與方氏尊卑之說相近然於節財用謹
制度之義未爲深合長樂劉氏又創爲之說曰官
謂王國所祿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教以
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內專以養鄉遂之

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千里之內專以養大賢大能用爲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以御諸侯皆不取爲己利也其說又不免紆曲惟石林葉氏得之葉氏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

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吳臨川亦云案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爲文脫誠然集說竟置不辨疎矣

任事然後爵之集說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

竊案古者立賢無方不拘資格故才任公卿者即使爲公卿才任大夫士者即使爲大夫士如伊傅一出即陟保衡置左右其一材一藝至有終身守其官者今集說但云爵以一命之位拘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集說暴者殘殺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謂以美沒禮也

竊案鄭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長樂劉氏推明其意曰以三年之仇共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故曰暴儉於禮而不盡其財使財有餘故曰浩此甚足明暴浩之義而集說不取顧以殘殺汎濫爲解何耶臨川吳氏則又謂暴如日之暴曬乾曠削小宜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汎濫過多宜約之以限節似亦未爲的然也庶人縣封集說庶人無碑緝縣繩下棺故云縣寔也竊案鄭以縣封當爲縣寔集說從之然封字如本

文解未嘗不可通長樂陳氏謂縣棺而下封土而瘞之是矣且下文不封不樹之封亦謂封土爲丘壟不宜一字兩解也

喪不貳事集說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竊案注疏謂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大夫士在喪有二事如喪大記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是也王氏則謂凡有喪者皆不二事非端言庶人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避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集說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禘
以禘為殷祭疏曰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
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集說禘合也其禮有二時
祭之禘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
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
禮春禘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
王氏曰特禘春物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禘
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禘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
可禘故曰禘禘禘嘗禘烝而禘則特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集說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
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
侯歲朝為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諸侯禘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集說此章先儒以
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
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為大祭歟
竊案周禮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故詩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至禘則五年大祭
之名非時祭之名也今王制云春禘夏禘而郊特
牲祭義又云春禘先儒疑為夏殷祭名非也蓋記

者誤耳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諸侯禘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吳氏亦謂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禘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禘禘謂分祭於各廟禘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子惟春時分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之祭每年必缺其一一年止有三祭春祭亦如天子之牲秋冬祭亦如天子之禘惟夏祭或牲或禘不如今既無從考據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信而云也趙吳二氏之疑不爲無謂集說不過仍

襲舊說耳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集說謂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

竊案鄭注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集說取之然秦溪楊氏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注疏拘於牲幣棗盛籩豆爵獻之數不免太泥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集說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

竊案鄭氏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

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鄭所引左傳雖孔氏亦謂其與禮稍異不可爲因國之證顧寧人云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此因國之明據矣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集說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竊案注謂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謂

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亦云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菰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卵之於春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夏薦稻稻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此三說者皆集說遇時物即薦之意然嚴陵方氏則取陰陽相配之義謂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配以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

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得勝陰陰不得勝陽而已愚案古人雖取時物以薦亦不無相配之意二說兼之其義始備○又案月令天子薦黍及含桃於仲夏薦麻於仲秋皆以仲月其餘季春薦鮪孟秋薦穀季秋薦稻季冬薦魚皆非仲月豈天子之禮與大夫士庶有異歟注疏強生分別恐亦未有稽據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集說烹牛羊豕必爲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無故不殺也

竊案周禮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諸侯無故不殺牛以下皆飲食之禁令也豈因鼎非常用之器而然歟且鄭注故謂祭饗孔氏引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及諸侯與大夫饗食賓皆得用牛甚詳此皆略之則所故者何指乎

庶羞不踰牲集說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

竊案此本鄭注然張氏又云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謂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謂之踰牲庶羞不踰牲自指多少言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集說大夫有田
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
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竊案此亦本之注疏蓋以曲禮有云無田祿者不
設祭器及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故以有
田無田分別之長樂陳氏亦云無田祿者必假祭
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
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然案周官王之大夫四
命公之孤四命四命受器則有祭器者必如王之
下大夫及公之孤四命者也故曰大夫祭器不假
曲禮亦謂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

假若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延平周氏駁之
矣蓋王制之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
且假之則燕器即不容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
意也且士之有田者亦得有祭器況於大夫孟子
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謂器皿不備則士之有田
者得備器皿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
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則士與大夫皆
有祭器也故呂氏解凡家造祭器爲先云言家造
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吳氏躉之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集說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
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

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竊案集說引周禮以證是也若大全引長樂陳氏
之說則非矣陳氏云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
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
制也然歲不過三日謂雖豐歲用力亦不過三日
耳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已包舉其中此正是周制
何得以爲非附辨於此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集說居謂儲積以備
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人日用所須之物
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地
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爲之備如
羶裘所以備寒絺綌所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
此皆因天地所宜也

竊案天地之氣感應不同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
燥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民質之能堪其
氣者居之鄭氏謂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
地氣也此解極當下文廣谷大川異制至脩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居民材因天地之
大凡也集說以居積物材爲說與下意不貫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集說耆老鄉
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竊案下文有君子耆老庶人耆老則此耆老蓋兼

指大夫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而言非獨言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集說引劉氏曰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集說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竊案集說以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二者直承上節則造士與選士俊士何別不知選士雖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而免鄉之徭役也俊士雖升身太學非特升名然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就皆免其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方謂之造士故方氏曰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其說最爲明著蓋造士即下樂正所造也所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皆造

焉者是矣與選士俊士有別未可混而爲一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集說廢其事
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
生則擯棄死則貶降

竊案廢其事鄭注云以不任大夫也既升之士之
上而爲大夫矣則當爲大夫之事而乃廢於其職
固宜黜之沒齒不待於敗國殄民而悖常亂俗也
若果如此則國有常刑矣生廢黜之而死猶以士
禮葬蓋既申其罰而又微示以恩歟一書直云
有言無簡不聽集說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
實迹則難於聽斷矣

竊案集說亦近是然簡字未明惟方陸二說爲當
方氏曰簡所以書獄辭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
同陸氏曰聽訟若無簡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八

野田初為其說謂五帝祭八
 同室乃曰難為味無庸書之實然可舉則不應也
 亦乃曰簡於以書餘皆與書所謂五帝不備之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納蘭 成德

月令一

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集說太皞勾芒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竊案天播五行於四時而生萬物故王者必祀五
 天帝若五帝及五神皆有功德於民者也故祀天
 帝之時即以爲配從春迎青帝則配以太皞而從
 以勾芒夏迎赤帝則配以炎帝而從以祝融中央
 秋冬之禮類皆如此孔氏謂太皞勾芒二人生時
 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

是也集說去春祀之時四字但曰於春祀之則似不祀青帝而以太皞為主勾芒為配矣語焉不詳疑悞後學特為正之

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集說春祭先脾者木克土也夏祭先肺者火克金也中央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秋祭先肝者金克木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竊案五時之祭所先不同陳氏以五行生克及所居所屬兼言之支離塞礙蓋以春祭脾為木克土夏祭肺為火克金秋祭肝為金克土則於中央祭

心之火生土冬祭腎之水齊水而不尚克制有所不通以中央祭心為居中象君四時何獨不用方位以冬祭腎為屬水則春夏中央與秋又何以不言所屬反覆推之未見其可惟注疏以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其義也鄭注曰祀戶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臟直脾脾為尊祀竈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祀中雷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門祭先肝者秋為陰中於臟直肝肝為尊也祀行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孔氏疏之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

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
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
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
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
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吳
幼清亦曰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
肝也中央先心者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
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
者謂先祭腎次祭脾又再祭脾也春先脾者謂先
祭脾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
家以五行生克求其義者皆鑿今以人身五臟之

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於肺亦在上故候心肝二
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於脾故候脾肝二脉皆
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在下部四時之位則
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
肺也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
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
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
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
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愚案吳氏之說發明注疏
勝集說多矣大全棄而不載何耶又案張氏曰中
央祭先心心當作腎土所勝也冬祭先腎腎當作

心水所勝也愚謂以五行生克爲說必改記文乃得與春夏秋所祭相合若如集說又以所居所屬兼言之自相矛盾矣

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集說青陽左个注云太寢東堂北偏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

堂太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

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竊案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大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而

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爲左个南堂之左个爲右个夏居南室而南向則以東室之右爲左个西室之左爲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向則以南爲之右爲左个南室之左爲右个冬居北室而北向則以西室之右爲左个東室之左爲右个吳幼清則謂太寢乃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况冬寒而

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案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月制事宜兩不背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

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向前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門右並是以西爲左東爲右也此言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愚案吳氏之說較鄭氏朱子之說爲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合古制盡通事宜故馬氏云王者向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太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太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犬冬食黍與彘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
黍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集說麥以金王而
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允為羊當屬金而
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
各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雞嘗黍
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

竊案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
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
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

與古異矣故集說闕疑以俟知者得審慎之義然
諸家之說亦有可備採者不能盡廢也鄭氏曰麥
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菽
實有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
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
也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
也孔氏曰鄭云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
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
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
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
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

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
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是
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
畜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
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
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旣涼又將向寒不有其
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
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
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
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
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

食黍與彘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
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食之也
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
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
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
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
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
之所勝也以麻木穀而黍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
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
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
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

集說補正卷九
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
焉又曰孟夏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
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
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
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
麥性蘊毒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鄭
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此嘗雛也而曰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畜氣之
主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黍非
新成直取舊黍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
之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

耳於配菽之食則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
食為暫也鄭氏曰仲秋嘗麻麻始熟也季秋嘗稻
稻始熟也高氏曰孟春食麥與羊麥屬金羊屬土
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菽孚甲堅合屬木雞
木畜木生火也案諸家說所食穀之配各有不同
未知孰是故兼存之以補集說之缺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集說迎春東郊祭太皞勾芒也後倣此推之
竊案賈逵馬融蔡邕皆謂太皞及勾芒以上云其
帝太皞其神勾芒也集說固有所本矣然迎者迎
四時之氣有氣則有神故祀蒼帝於東郊之北而

以太皞勾芒配從祀赤帝於南郊之北而以炎帝
祝融配從祀白帝於西郊之北而以少皞蓐收配
從祀黑帝於北郊之北而以顓頊玄冥配從周禮
所謂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禮器所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是也
若五帝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且人帝何能使
風雨寒暑得時乎故鄭氏謂祭五帝天帝者近之
但妄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等名則未
免信讖緯之過耳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集說參參乘
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
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
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
及御者之間

竊案此本鄭孔注疏也然以介為甲是矣以保為
衣則有未安蓋保為保護之義人君之車必使勇
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故
曰參保介措耒耜於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間而曰
參保介之御間臨川吳氏謂其立文猶書立政言
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是也

雪霜大摯集說摯傷折也與摯獸摯蟲之摯同
竊案傷折之說蓋本之蔡邕然不若直作至字解

蓋摯與至同毛傳摯而有別朱子亦讀爲至霜雪
冬之盛陰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不必言傷折
而後見其陰盛也

鷹化爲鳩集說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
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
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
形者也

竊案陰陽推盪因物形而移易之謂之化非反歸
舊形之謂也鳩化爲鷹見於王制夏小正固可謂
之反歸舊形矣鴛又爲鼠則夏小正未嘗謂之化
也方氏曰鷹之爲鳩鼠之爲鴛皆因形移易而已

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
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
易而化不足以言之矣故皆直言爲而已此說較
長

擇元日命民社集說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
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竊案元者一也始也故始年謂之元年一日謂之
元日又謂之上日元日祈穀於上帝說者云上辛
是也社日用甲甲者十干之始故曰擇元日命民
社非謂擇甲日之善者也召誥戊午社於新邑又
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非常祭也

母竭川澤母漉陂池集說漉亦竭也

竊案川澤曰竭謂竭澤而漁陂池曰漉謂漉之以網罟字各有義不可混也集說以漉爲竭而不言網罟與上句何以別乎徐師曾云漉謂撈取之上丁集說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竊案大胥春入學合舞釋菜用丁以丁火文明也今祭先聖用丁本此若易之先庚後甲蓋取丁寧之義於天子視學何與耶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集說周濟其不足也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鄭注然嘗考方氏吳氏之說

則謂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貢士於天子以是勸勉諸侯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則周天下蓋指聘禮而言若謂周濟其不足則上已言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此所云出幣帛繫於賜貧窮之上足矣且舉天下之無衣者而皆以帛周之必有所不給似不若方氏吳氏之說爲長也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集說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爲一庫脂膠丹漆

為一庫

竊案此孔疏文也方氏云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
命材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
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也先儒別而為五
拘矣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集說九門說見上章

竊案以九門為臯應路雉庫城遠近郊關與上同

悞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孟夏王瓜生集說王瓜注云草挈本草作菝莢音同

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

感火之氣而生

竊案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

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草挈者未

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

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

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

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黃瓜草挈非

也且引王荇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矣古書

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

反舌無聲集說反舌百舌鳥疏又以反舌為蝦蟇未

知是否

竊案百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

其鳴也感陽中而作故感微陰而無聲若蝦蟇則五月中始得水方噪聒入耳何反無聲疏所以引之者蓋舉舊說而駁之非真以反舌爲蝦蟇也蔡云反舌者蟲鳴鼃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靡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住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向後此以蝦蟇爲反舌之自也然時候今不殊於古百舌鳥至仲夏其鳴稍止蝦蟇則不然則知識緯與俗儒之言不足信矣集說又何疑焉。反舌能爲百鳥語故一名百舌又春則鳴夏則無聲故一名呼春杜甫

咏百舌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是亦以反舌爲百舌而非蝦蟇之謂矣案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杜蓋用其意黃山谷讀周書至此始悟杜詩之旨

挺重囚集說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

竊案孟夏出輕繫則輕囚皆釋矣所存者重囚而已又於何囚中獨拔出之乎不若從鄭氏以寬字解爲允東海王陽答破妖賦方略曰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耿鄙討金城傅燮謂曰不若息軍養德賊得寬挺必謂我怯政用此義也

以定晏陰之所成集說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為災也竊案晏陰有三說鄭孔謂晏安也陰稱安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所謂陰道安靜不可有所擾者亦此意王肅及蔡邕皆云晏為以安定陰陽之所成與鄭異矣方氏謂陽造始而為早陰代終而為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義同吳氏謂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保養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於完備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陳氏之說以晏陰為安陰蓋本

之注疏然不如柔陰之說為長詩云言笑晏晏說者以和柔解之可見矣

溫風始至集說至極也

竊案至猶來也猶言涼風至盲風至耳不但言至而曰始至者以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方氏曰溫風即八風中景風景風至以夏至而於季夏言始至陽饒之意然則集說以極訓至非也日短至長至可以極訓之始至不可以言始極也呂覽溫作涼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龜集說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龜言取易而賤之

也

竊案鄭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鼈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又云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悞也其言甚當集說何不採入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集說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

竊案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孔氏疏之曰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

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仲夏命百縣雩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此集說所本也然周禮雖有縣之名未可謂百縣百縣自是秦制故臨川吳氏云凡屬秦地皆名爲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集說一仍注疏之舊非也○徐氏師曾云四監秦官疑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下文爲民祈福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愚案漢文詔曰古者祭祀不祈知此則月令不可全以周制解矣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集說石梁王氏云給當爲級
竊案給呂覽作級故王氏因之然記文作給未始
無義方氏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
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
而度之故言度據此則給正是給足之給不必改
字故鄭氏無注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集說鮮潔而墮落也

竊案鮮落有三解陸氏釋文云鮮音仙又仙典反
孔疏云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
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潔而墮落集說
本之方氏云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

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此說得之

其蟲集說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

竊案四時之物鱗羽毛介皆不露體人類獨裸身
故曰倮蟲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
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大戴記云鱗蟲三
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
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
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則倮蟲爲人類明矣鄭
以四時皆言物類遂以淺毛之虎豹當之虎豹雖
淺毛寧可謂之倮蟲乎集說並存之贅矣○徐氏
師曾云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其類爲倮故其蟲

